

## 數字文采

小說裏少不了數字。有些是虛指，如九九八十一難、趙雲七進七出、十萬貫金珠寶貝，實際並沒有那麼精確。有些雖然與故事情節嚴絲合縫，一單八將、七擒七縱，未免有強行湊數之嫌。

比如畢飛宇的小說《青衣》裏，「風和太陽都像婚後第十七天的新娘，美麗而疲倦。」「那種永遠都是二十攝氏度的眼神。」為什麼一定是第十七天、二十度呢？似乎明白是什麼意思，但又不明白為什麼這麼精確；似乎不合理，但又覺得不可更改。這真是數字的魔力。

還有莫言《生死疲勞》裏，為了治療毒瘡，用一條兩米多長的蛇褪下的皮，炒了七個雞蛋。難道六個、八個不行嗎？就像第十六天的新娘、二十五度的眼神，其實也都說得通。但是，一經作者像釘釘子般，將這個數字楔進字裏行間，它竟讓人覺得天經地義、本該如此、不可撼動了。這種「精心」計算的背後，透着一絲絲的狡黠與炫技，卻又頗耐尋味咀嚼。

韓少功的《馬橋詞典》裏，為突出一個老貧農活學活用哲學思想，刻意將其年齡改老，因為「六十五歲的人冒雨搶收集體的穀子，與五十六歲的人冒雨搶收集體的穀子，哲學意義當然不一樣」。輕輕一筆，將那個瘋狂年代鼓吹的所謂「哲學意義」解構得四腳朝天。

當然也不止是小說。古代威尼斯城邦執政官有個頭銜是「八分之三個羅馬帝國的領主」，因為他們在君士坦丁堡佔據了八分之三的面積，這將威尼斯人商業至上的信條表現得淋漓盡致。

汪曾祺寫過一篇《美國女生》的散文。他住在愛荷華（又譯：艾奧瓦）時，坐在河邊休息，看到旁邊一對學生在親吻。「我都抽了三根煙了，他們還沒有完。」這精確確的「三根煙」，刻畫了美國人，更刻畫了這個可愛的老頭自己。

### 瓜園蓬山

gardenmarvin@gmail.com  
逢周三、四、五見報

## 旅遊的苦與樂

父親的老友之一剛和先生去日本旅遊歸來，聽說還首次嘗試了郵輪。上周他們幾人一起去公園喝茶，問她感覺如何。她說吃得一般，睡得不好，在所謂的豪華郵輪上陪先生走來走去，每天至少一萬步，累得慌。這位女士每次出門旅遊都要隨身攜帶乾淨的毛巾、床單等生活用品，因為擔心酒店的不衛生。而且她往往吃不好，睡不着。倒是她先生出門總是興致盎然，吃得下，睡得香，頭一挨枕就開始打呼嚕，「沒心沒肺」，讓她又羨又氣。

旅遊並非適合每個人。對愛宅在家裏的人來說，旅遊是花錢買罪受。老實說，哪怕熱愛旅遊者，大概也不能違心地說出出門在外就是比在家舒服。熟悉的地點，熟悉的氣候，熟悉的人物，熟悉的食物，熟悉的作息，在家一切都那麼順理成章，絲滑順暢。而出門在外，哪怕是豪華之旅，也必須努力適應諸多不習慣、不方便之處，有時還要應對突發事件甚至是危險情況。但熱衷旅行者追求的可能正是跨出舒適圈，增長見識，開闊眼界的機會吧。

安於一隅固然舒服，但日子太順當難免單調乏味。偶爾出去轉一轉，激發一下能動性，別樣的體驗會催生獨特的靈感。更何況旅遊的樂趣可以分段享受。去之前調研、計劃，制訂攻略，期待滿滿。到了地點全身心投入，暫時忘卻庸常人生的蠅營苟苟。結束旅程後還可反覆回味，在回憶中修正不良體驗，回家與朋友、親人分享又能增添一重樂趣。

當然，要真正享受旅遊之樂的前提條件是調整心態。不挑剔，不抱怨，處變不驚，自得其樂才是外出旅遊的正確姿勢。

### 墟里葉歌

逢周一、五見報

抄書這件事，現在估計做的人越來越少了。在印刷不發達的時代，抄書幾乎是讀書的標配。宋代歐陽修家窮，學習全靠借書抄。明代宋濂也是如此。他在著名的《送東陽馬生序》裏「憶苦思甜」，說自己年輕時好學，但家裏窮買不起書，「每假借於藏書之家，手自筆錄，計日以還。」因為是借來的書，雖然天寒凍手，還是抓緊抄完還回去。

古代還有人以抄書為業。唐代寺廟中就有幫人抄佛經的「學郎」。不過，當謀生成為唯一目的時，任何事

情都會變得面目可憎。學郎們當「人肉印刷機」的滋味和宋濂以筆為槩遨遊學海的感受很不同，煩悶的心情被他們寫在抄經多餘的紙張上保留下來。有的吐槽僱主沒有及時支付抄經費，「寫書今日了，因何不送錢。誰家無賴漢，回面不相看。」也有為即將到手的薪酬而寬心，「今日寫書了，合有五升米。高貸不可得，還是自身災」。

到了現代，抄書成了治學方式或者文化生活的愛好。魯迅從小喜歡抄書。讀到奇文古字就抄寫下來。魯迅

博物館至今保存着他抄寫的明代編纂的大型叢書《說郭錄要》。在北京當公務員時，從小養成的「抄書癖」發揚光大，抄古碑，鈎沉古小說，輯錄會稽文獻，緩解了「鐵屋子」裏的彷徨沉悶，也為即將迸發的「吶喊」積攢了力氣。

我這一代人，書抄得不多，少年時港台流行歌曲倒抄過不少。寫滿「四大天王」歌壇戰績的本子擦成青春簿冊。而今書變成了電子書，動動指頭就能複製，抄書顯得有些滑稽了。不過，我還是會在無事可做的下

午或俗事已了的清夜，茶一杯，紙數張，抄幾首新讀的古詩，做幾條讀書札記。心知這些詩文碎語抄後不久便會被遺忘在書桌上落灰而至於當廢紙扔掉，而不是像年輕時抄歌詞那樣成冊地保存，卻仍像滾石頭的西西弗做着無用功，彷彿一個戒煙的人偶爾拿起煙卷聞一聞。

### 知見錄 胡一峰

逢周一、三、五見報



## 樂莫樂兮新相知

戰國楚人屈原在詩集《九歌》寫了一篇〈少司命〉。誰是少司命呢？

傳說，少司命是主管兒童的命運之神，屈原寫道：「秋蘭兮青青，綠葉兮紫莖。滿堂兮美人，兮獨與余兮日成。入不言兮出不辭，乘回風兮載雲旗。悲莫悲兮生別離，樂莫樂兮新相知。」

詩句描述楚人祭神之時，少司命降臨祭壇，一人見少司命無視滿堂美人，唯獨與自己四目交投，於是感到「樂莫樂兮新相知」，即感到快樂之最，莫過於新結交一位知心友。

知心友，可遇不可求，我想，只

要認識新朋友，足以教人快樂。在《尼各馬科倫理學》（Nicomachean Ethics）一書，亞里士多德便說，朋友乃幸福（eudaimonia）生活必不可缺的元素，而我們有三類朋友。

第一類是「有用的朋友」。驢耳聽來，這好像是功利的說法，彷彿朋友是可以利用的，或只是一種功能。然而，亞里士多德想指出的是，有一些朋友是在特定處境而出現的。當處境猶在，朋友便「有用」，當那處境消失，這些「有用的朋友」也會散去。

舉例，當你去學打羽毛球，你在

班上會認識一些新朋友，你們一同學習、訓練，乃彼此「有用的朋友」，而你們在相處時也是真心相待，但若有天，你不再打羽毛球了，這「有用的」朋友圈便會慢慢消散。

第二類友誼是「愉快的朋友」。我們與「愉快的朋友」相處，會得到自自然然的快樂，而這一種自然，建基於生活習慣或行為模式的契合。因此，當年紀漸長，或生活模式改變了，我們跟「愉快的朋友」也會有散有聚。

亞里士多德認為，我們要追求第三類朋友，即「美好的朋友」。「美

好的朋友」是有批判思考的，他們會提醒我們的不是，也會鼓勵我們更有勇氣地前行，同時，「美好的朋友」不會洩密，又會在我們傷心時懂得靜靜陪伴。

話說回來，屈原筆下的美人，居然感到與命運之神交朋友？命運之神，實屬哪一類的朋友呢？

### 古文日常 米哈

逢周一、五見報



## 「你黷咗我？」

不少人問我如何看網絡瘋傳兩名小學生辯論時針鋒相對的視頻。那片段近期在城中「洗版」式傳播，還出現不少後續報道，實在很難留意不到。

自從不再從事與辯論相關的工作後，甚少看辯論比賽。一來到了人生「收火」的階段，知道萬事皆有天意，已覺沒什麼好爭辯；二來辯論台上台下的參與者，倘若投入賽事，精神都會繃緊，我覺得這樣很累；三來辯論員除非功力異常深厚，有看透世情的修為（不過這類人應不會再參

賽），否則比賽過程難免涉及意氣，而我正處於較重視「莫生氣、養身心」的年華，所以不再是我追求的刺激。

然而作為一名要緊貼時事的創作人，我看了那段視頻。兩名樣子聰明伶俐的小學生，一男一女，正進行「自由辯論」比賽環節。他們的辭令皆不俗，都有人中之龍鳳的氣場。由於廣傳的是賽事片段，所以我只能估計他們在爭辯有關人生幸福的命題。只見女生突然說：「你係唔係黷咗我（你是否在生我的氣）？」男生立刻回應，直指女生的提問與辯題無關，

然後鎮定地大談己方論點。坦白說，二人都來自名校，語言能力和臨場反應優秀不足為怪，但比賽十數年後才成網絡熱話，更被人起底，那就真的匪夷所思。幸而他們長大後一表人才，且學業有成，發展符合人生軌跡的常態，令人欣慰。我認識女生當年的辯論導師，為人熱心教學、和藹可親，看到其高足比賽的表現至今仍為人津津樂道，實在可喜可賀。

至於怎樣評價女生的提問，我認為那莫名其妙的言論在「自由辯論」環節不算什麼，因為雙方要梅花間竹

站起來發言，過程中沒有緩衝時間，因此有時言論純屬興之所至，或刻意發動心理戰，也不稀奇。我只覺得那男生太認真去回應對方了，倒不如借勢表白：「我沒有生你的氣，相反有一點點喜歡了你，這就是幸福」，盡快將現場焦點都扳回己身，正所謂輸人也不可以輸陣。

### 竹門日語 簡嘉明

逢周四、五見報



## 潮州市饒宗頤博物館揭牌

四月二十二日，潮州市饒宗頤博物館揭牌儀式在潮州古城的「頤園」舉行。自此，該館成為目前海內外唯一一家專門保護和展示國際著名漢學家、國學大師饒宗頤文化寶藏的國有博物館。

這座博物館的前身，是潮州市饒宗頤學術館。潮州是饒宗頤的家鄉，也是他學問生成的搖籃。喜愛國學者到潮州旅遊，這裏是值得一訪之地，能親身感受到饒教授過去的治學精神。該館創建於一九九五年，隨着館藏文物資料的豐富，於二〇〇六年擴



建為現貌，取名「頤園」。園中既有假山亭榭，又有艷麗的嵌瓷，精緻的木雕、石刻，彰顯了潮州濃郁的地方特色。「頤園」有八景，每一景都各

有特色，漫步其間，移步換景，令人流連忘返。

館內現有有三個常設展廳，分別介紹饒宗頤的生平事跡和榮譽、學術研究成就，以及他各個時期的書畫作品。吸睛的展品不少，如饒宗頤秀雅工整的論文手書、令人驚嘆的「潮州八景」小畫、為古橋「廣濟橋」題寫牌匾的書法原稿（附圖，中間作品）等等。

對家鄉一往情深的饒公，在古城的建設方面亦傾注了大量心血，尤其是舊儀再現的潮州廣濟橋。二〇〇七

年，廣濟橋修復完成時，遠在海外的饒公雖未能蒞臨潮州分享喜悅，仍為廣濟橋題字。

如今，時常有遊客慕名來到博物館參觀，潛心揣摩饒公的字畫，不僅心懷敬仰之情，更生探究賞藝之趣。

### 館藏擷英 閻雅

逢周五見報



## 《吃貨橫掃深圳》

每逢節假日，香港人都不乏前去深圳的消費者。飲食食，需要一份「吃貨」指南。應運而生，香港無線電視台推出飲食節目《吃貨橫掃深圳》，一班電視台的主持人去深圳，四處搵野食，推薦當地的美食餐廳，並附上地址和介紹。

既然是推介飲食的節目，譬如說到一種配搭套餐，不僅會介紹其食材特點，更會介紹口感，嫩肉如何入口即化，湯品如何甜美，再如動人的點心餐廳、抵食又新鮮的日式鐵板燒餐廳、任食海鮮、連湯底也可自製的自助火鍋餐廳等，都十分吸引人。夜晚睡前，如果不小心刷到節目視頻，真是隔着屏幕都會垂涎欲滴。

《吃貨橫掃深圳》雖然不似此前的居家教煮飯節目，也不像《男神廚房》那般，以明星真人騷去吸引觀眾，這檔節目走「平

民化路線」，介紹的是平價美食餐廳，並會兼顧網紅店打卡，還會隨之呈現一些風土人情等。

飲食節目為食客送上一份消費指南，食客按圖索驥，也樂得開心，但享受過美食之後，留下了什麼？

一直以來，香港的飲食節目，都各有側重，且在發展變化過程中，愈來愈貼地，注重吸引觀眾的介紹食物手法，但是否也可以有一些變奏？

譬如其實香港本地還有很多美食故事尚未被發掘，那些來自民間的美味，甚至是隨着時光變遷而消失的美味，都值得被發現和記錄。

### 談文論藝 嘉妍

逢周五見報



## 消失的野豬

家住西貢的恆仔，近來很少在網上發布野豬的圖片和視頻了，這讓過往習慣從他個人專頁觀察香港野豬動態的粉絲們，一時有一點不適應。

有粉絲重溫恆仔之前發布的視頻，有兩隻大野豬帶三隻小野豬橫穿馬路，到對面覓食，行駛中的巴士、的士和私家車自動停下，給野豬「一家五口」讓出通道；有夜黑風高，紅綠燈前停着幾輛「歸家心切」的私家車，偶遇一頭「獨行俠」野豬雙腳站直，雙爪趴在車窗，好奇地東張西望；有兩隻中型野豬結伴同行，穿越人行天橋，兩端各十級的上下階梯，似乎一點也難不倒牠們……

恆仔過往用手機記錄西貢的生活，也記錄周邊常見、來去自由的一群野豬。但是，野豬過往大搖大擺，與車輛和行人共用馬路的場景，走近民居滋擾路人的舉動，恆仔今後恐怕沒那麼容易拍到了。根據香港加強管理野豬的新例，漁護署會定期捕捉對公眾構成潛在危險或滋擾的野豬，並加以人道毀滅。

據漁護署四月提交予立法會資料，截至二月，在二〇二三至二〇二四年度，署方接獲九百二十六宗野豬滋擾相關投訴，同期捕獲五百二十八頭野豬，並人道處理五百一十五頭，按年增百分之四十三。野豬捕獲數量和人道處理數量，均創五年新高。

從漁護署過去五年「捕捉行動」的出動紀錄，可見香港野豬出沒的熱點，其中出動二百次以上是港島南區，出動一百次以上是西貢和中西區。這從另一角度印證，恆仔所住之西貢，曾是野豬活躍地區。經漁護署逾百次「捕捉」後，相信剩餘的漏網野豬，再不敢輕易現身「以身試法」。

無野豬可拍的日子，恆仔開始將鏡頭對準在西貢海邊活動的各式海鳥，相信很快，他的網上個人專頁就會被海鷗、海鷗所「佔據」。

### 萌宠集 佑松

逢周五見報

